

無以救俗故也

此章主絕學為言篇中句句皆有絕學之意若不絕學則聞見之多以博溺心於道為塵故篇終又言貴食於母蓋母者道也惟絕學則養道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三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墨九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德

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言大德之人容狀若於諸相

豈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參髣是其狀矣。動容周旋中禮威德之至也威德容貌若愚豈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故目視耳聽鼻開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顧歡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惚如此觀察名為從順於道所以得

馬巨濟曰無若有曰恍有若無曰惚此即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物則復歸於無物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太虛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杳兮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王元澤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具而更云甚真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

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

差并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有分  
精者天德之至真則不偽信則不差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昔日為是  
今日為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以閱衆甫

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也

閱拔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常住故能徧閱  
萬物之本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蘇子由曰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纂微曰閱度也又拔閱也甫本始也夫道  
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在何曾去爾  
形雖不見名且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  
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萬物皆始於道  
而拔閱之以成其形質也然又設問我何

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  
答以道之恍惚杳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  
為治清淨無為而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  
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此章言威德容貌若愚從道則容狀可見  
道之為物恍惚難名杳冥莫測體之者常  
存而不去故能閱衆甫之變以知其所以  
然

曲則全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王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

車惠弼曰此是行言能卻曲柔而遂遠順  
物物無損害內保己身性命完全

委曲從衆不自專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  
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

枉則直

王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枉屈也受彼屈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經云大直若屈如蘭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枉曲不異何以再言蓋自屈為曲曲之自

然也受屈為枉曲之使然也保生為全正  
曲為直自曲則其生可保受彼屈則被曲  
可正

窪則盈

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王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王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

少則得

王元澤曰非秋冬之凋弊無春夏之榮華

多則惑

御註道要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  
支為指則終身不解茲為大惑

呂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  
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矣曲者  
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  
之物唯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  
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枉則

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莫清焉是弊則新也惟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

多數之不一也多則授學多則惑性列于

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御註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合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挫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

下則

一者精也式者法也一者多之宗聖人少得天下以多惑聖人抱一而不離於精天下棄多而歸一故為天下法式不自見故明

御註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虞舜明四目以廣其所視可謂不自見也至於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茲非明乎成王疏通開達無遠爾躬可謂不自見也至於介爾昭明而昭明有融茲非明乎

不自是故彰

御註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呂吉甫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盡故曰不自是故

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舒王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御註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呂吉甫曰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

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

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蘇子曰曰忘我則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

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上公曰古者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誠全而歸之

御註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

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鍾會曰誠能守曲全必歸之

此章之義養生之旨也其要在乎忘我惟

忘我故委曲以應變而不自恃一己之見枉已而伸人而不私一己之道知窪之為盈無自伐之心知弊之為新無自矜之行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以全其形生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言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顧歡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纂微曰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

以時故合於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王元澤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

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也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從旦至晡為終

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氣之暴疾

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有

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

言數窮宜矣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妻衆形之

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

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

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

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過

天地之大猶不能久况人處天地之間眇

乎小哉為於多言速滅可知

故從事於道者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

無形無為成濟萬物從事於道者以無為

為君不言為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

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道者同於道

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所謂

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

河上公曰德者謂有德之人同於德所謂

與德同

夫者同於失

蔡子晃曰有為躁競執教生迷名為失既

為同失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獨失

道也

自然之謂道從事於道者悟道忘言所謂

與道同得道之謂德德者希言所謂與德

同失道之謂失失者多言所謂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與德同

者德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鍾會曰我信不足於道道亦不信應我所

以兩相失只是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

者道信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

信也

此章以希言為主希言則以道而言也道

偶而應故合自然故下文云同於道者道

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觀其失得之

本皆言之希與多爾多言之人外則招愆

內則耗氣人欲長久希言內守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政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政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

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政者急於有立跨者急於有行皆非行立

之常也則不能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

立身行道之人不可欲速順其常然則身

立而道行

自見者不明

舒王曰自見者不明則前所謂不自見者

乃能無所不見

自是者不彰

河上公曰自以為是而非人者眾共蔽之

使不彰顯也

自伐者無功

頡頏曰與功濟物而自取其名既屬己

則功不在物

自矜者不長

郭象曰矜誇自恃不解忘功眾所不與故

不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自見則智不足以同物故不明自是

則仁不足以同眾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

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

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秦色淫志豈道也哉

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

道固無我無我則不爭夫自是自伐自矜

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為餘食贅行

而已食飽則已有餘則病形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

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言立身行道不適其常而急於行立

故終不能行立其自見等行亦非其常也

故於道為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

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

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

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羅什曰妙理常存名為有物萬道不能分

故曰混成

寂兮寥兮

河上公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

舒王曰寂者止也寥者遠也

寂無遺響太空寥廓獨立而不改

溫公曰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

其常故曰不改

鍾會曰廓然無偶故云獨立古今常一是

曰不改

道之真體卓然獨立不與物偶歷萬世而

無弊亘古今而常存

周行而不殆

御註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鍾會曰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

無危殆

道之妙用無乎不在靡不周徧未始有極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可以為天下母

御註萬物恃之以生

車惠弼曰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

子育含靈生之畜之可以為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

名見萬物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唐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無其體強名曰大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太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

大曰逝

御註運而不留故曰逝

頤歎曰逝性也諸物雖大大有極住此道之大往行無際本無住盡之爽

舒王曰大者雖六合之外而不能逃其龜毫末之小不能遺其細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御註應而不窮故曰遠

孫登曰萬物遊行皆有停性之處此道遊行尋之彌遠莫究其源

遠曰反

舒王曰遠之極則反於朴矣故遠曰反反

者反於本也用之彌滿六虛故曰遠近則不離己身故曰反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註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道覆萬物者也包裹天地至大無外故曰

道大天地者形之大天至廣不可度地至

大不可量故曰天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德配天地道通

三才莫大於帝王故曰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

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

至故與道同體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王

者人道之極也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謂雖域不

域包裹無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舒王曰人法地王亦大是也地法天地大

是也天法道天大是也道法自然道大是

也蓋自然者猶免乎有因有緣矣非因非

緣亦非自然然道之自然自學者觀之則

所謂妙矣由老子觀之則未脫乎因緣矣

然老子非不盡妙之妙要其言且以盡法

為法故曰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天下

功地法天之無為故不長而萬物育天法

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

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

之道先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

周流六虛不可稱道強以大名雖二儀之

高厚王者之至尊咸法於道夫道者自本

自根無所因而自然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

夫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

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

能變化虎躁故乃天虧

呂吉甫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

劉仲平曰輕生於重故重為輕根躁起於靜故靜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行以輕為速然不可以無輜重觀以躁為榮然不可以無燕處有輜重之物而不困於中道然後可以有行有燕處之宇而超然自得然後可以有觀夫何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呂吉甫曰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况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

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

陸佃曰天下者人君之輜重而亦人君之燕處不可以離者故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唱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陸佃曰重者君之德靜者臣之道

松靈仙曰心若動亂即損於妙神神即君也

此章成人君以重靜為本天下者人君之重靜也豈可以一身輕之修真之士亦以重靜為本重其身而不以物累形靜其心而不以物亂神形全神定是道之全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

舒王曰善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故無轍跡

盧裕曰順道而行跡不殊物故無轍跡

鍾會曰善行道者功名不顯

蘇子由曰乘理而行無跡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轍跡也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出戶庭行

出於不行故無轍跡所謂不行而至也

善言無瑕謫

杜光庭曰善言者得意忘言也故無瑕疵之病謫責之過

呂吉甫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

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

善計不用籌筭

御註通於一而萬事畢况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筭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舒王曰善閉者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楗而不可開

溫公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九竅者精神之門也善閉者精神內守而

不以外耗內雖無關捷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顧歎曰結之以道雖無繩而自固結之以物雖有約而不堅故以威約人雖三軍而可離以道結志雖匹夫而難奪

溫公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杜光庭曰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二靜契於道與真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不能誘此之謂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蔡子晃曰利物為善弘濟曰救救牽生於十方即之本土運善常以冥被惠澤均平含生蒙益反流會道

庶頑讓說帝舜教之而弗棄空空鄙夫宣聖叩兩端而竭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善者道之繼冥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

非意之也反一無速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快寂常之性而日淪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能救之

新說曰萬物有成理固有拂其理而逆之者萬物有常性固有戾其性而措之者萬物有正命固有違其命而絕之者聖人惻然於是惟其所實之德以濟之因其悖於理也發其塞而通之因其戾於性也除其害而若之因其違於命也繼其絕而復之是謂襲明

御註襲者非表而出之襲明則先矣而不

耀 呂吉甫曰彼其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約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

御註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人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舒王曰善人教不善人者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無不善則不知善之為善故不善人善人之資

不責其師不愛其資

蘇子曰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責其師聖人非獨吾志天下亦使天下忘我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而得風仙九年之後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此不責其師也孔子見太公任然後辭其交遊去其弟子此不愛其資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觀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李旼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朕莫觀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曆無由算由是好師資為漸修之路絕貴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